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二百三十二　史部

通典卷十四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選舉二

歷代制中　魏　晉　東晉　宋　齊　梁　陳　後魏　北齊　後周　隋

魏文帝為魏王時三方鼎立士流播遷四人錯雜詳覈無所延康元年吏部尚書陳羣以天朝選用不盡人才乃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選擇州郡

之賢有識鑒者為之區別人物第其高下又制郡口十萬以上歲察一人其有秀異不拘戶口初曹公時魏府初建以毛玠崔琰為東曹掾史銓衡人物選用先尚勤儉於是天下士人皆砥礪名節務從約損和洽言於公曰天下大器在位與人不可以一節儉也儉素過中自以處身則可以此格物所失或多今朝廷之儀吏有着新衣乘好車者不謂之廉潔至令士大夫故汚辱其衣藏其輿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壺飧以入官寺夫立教觀俗貴處中庸為可繼也今崇一槩難堪之行以檢殊塗勉而為之必有疲瘁古之大教務在通人情而已凡激詭之行則容偽矣

其武官之選俾護軍主之黃初三年始除舊漢限年之制令郡國貢舉勿拘老幼儒通經術吏達文法則皆

試用自明帝太和之後俗用浮靡遞相標目而夏侯諸葛何鄧之儔有四聰八達之稱帝深嫉之於是悪士大夫之有名聲者或禁錮廢黜以懲之吏部尚書盧毓奏曰古者敷奏以言明試以功今考績之法久廢而毀稱相進退故真偽混雜也帝遂詔散騎常侍劉劭作都官考課之法以考覈百官具考績篇齊王嘉平初曹爽既誅司馬宣王秉政詳求理本中護軍夏侯元言曰夫官才用人國之柄也故銓衡專於臺閣上之分也孝行考乎閭

卷優劣任之鄉人下之叙也夫欲清教審選在明其分叙不使相涉而已今令中正但考行倫輩倫輩當行均斯可官矣行有大小比有高下則所任之次亦渙然別矣必使中正干銓衡之機於下而執機柄者有所委仗於上上下交侵以生紛錯哉且衆職之屬各有官長但使官長各以其屬能否獻之臺閣則據官長能否之第參以鄉閭德行之次擬其倫比勿使偏頗中正則唯考行迹別其高下審定輩類勿使升降而總之於臺閣官

長所第中正量擬比隨次率而用之如其不稱責負在外則內外相參得失有所庶可靜風俗而審官才矣兼請除重設之官定服制之等宣王辭不能改請俟於他賢按九品之制初因後漢建安中天下興兵衣冠士族多離於本土欲徵源流遽難委悉魏氏革命州郡縣俱置大小中正各以本處人任諸府公卿及臺省郎吏有德充才盛者為之區別所管人物定為九等其有言行修著則升進之或以五升四以六升五儻或道義虧缺則降下之或自五退六自六退七矣是以吏部不能審定覈天下人才士庶故委中正銓第等級憑之授受謂免乖戾及法弊也唯能知其閥閱非復辨其賢愚所以劉毅云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南朝至於梁陳北朝至於周隋選舉之法雖互相損益而九品及中

正至開皇中方罷討其根本陳壽魏志言之太畧故詳辨之也蜀先主既没諸葛孔明秉政懲惡舉善量材授任不計資敘時犍為郡守李嚴以楊洪為功曹嚴未去郡而洪已為蜀郡守洪門下書佐何祗有才策洪未去郡而祗已為廣漢郡守後李嚴廖立皆得罪於亮或廢或徙聞亮卒垂泣發疾以至於死也　○晉依魏氏九品之制内官吏部尚書司徒左長史外官州有大中正郡國有小中正皆掌選舉若吏部選用必下中正徵其人居及父祖官名武帝泰始初又議考課具課績篇散騎常侍傅元皇甫陶以為政教頹弊風俗不淳上疏曰臣聞先王之臨天下也明其大教長其義節道化崇

於上清議行於下上下相奉人懷義心亡秦蕩滅先王之制以法術相御而義心亡矣近者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其後綱維不攝而虛無放誕之論盈於朝野使天下無復清議而亡秦之病復發於今陛下聖德化鄰唐虞唯未舉清遠有禮之臣以崇風節未退虛鄙以懲不恪也帝乃使元草詔進之元奏曰臣聞先王分士農工商以經國制事各一其業而殊其務自士以上子弟則為之立太學以教之

選明師以訓之隨才優劣以之授用農以豐其食工以足其器商賈以通其貨故雖天下之大兆庶之衆而無游人在其間漢魏不定其分百官子弟不修經藝而務交遊未知涖事而坐享天禄農工之業多廢或逐輕利而離其事徒繫名於太學然不聞先王之風今聖政資始而漢魏之失未改散官衆而學校未設游手多而親農者少工器不盡其宜臣以為宜亟定其制前皇甫陶上事欲令賜拜散官皆課使親耕天下享足食之利禹

稷躬稼祚崇後代是以明堂月令著帝籍之制伊尹古之名臣耕於有莘晏嬰齊之大夫避莊公之難亦耕於海濱昔者聖帝明皇賢佐俊士皆嘗從事於耕農矣王人賜官冗散無事者不督使學則當使耕無緣放之使坐食百姓也令文武之官既衆而賜拜不在職者又多加服役為兵不得耕稼當農者之半南面食祿者參倍於前使冗散之官為農而收其租稅家得其實而天下之穀可以無乏矣夫家足食為子則孝為父則慈為兄

則友為弟則悌天下足食則仁義之教可不令而行也夫士農工商之分不可斯須而廢若未能精其防制計天下文武之官足為副貳者使學其餘皆歸之農於是百工商賈亦歸之農務農若此何有不贍乎虞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是為九年之後乃有遷敘也故居官久則念立慎終之化不久則競為一切之政六年之限日月淺近不周黜陟陷之所上義合古制惟陛下裁之武帝甚善之而終不能用山濤為吏部尚書十有餘年每官缺輒啓擬數

人曰侍中彭權遷當選代投雍州刺史郭奕高簡有雅量在兵間少不盡下情處朝廷足以肅正左右衛將軍王濟才高美茂後來之冠此二人誠顧問之秀聖意倘惜濟主兵者驍騎將軍荀愷智器明敏其典宿衛終不減濟祭酒庾純強正有學義亦堪取選國學初建王荀已亡純能其事宜當小留粗立其制不審宜爾有當聖旨者不尚書令缺宜得其人征南大將軍祜體義立正可以肅整朝廷又云有疾苦者大將軍雖不整正須筋力戎馬間猶宜得健者征北大將軍瓘貞正靜一中書監勗達練事物三人皆人彥不審有可參舉者不皆隨帝意所欲然後明奏而帝之用者或非舉首衆情不察以濤輕重任意或譖之於帝故帝手詔戒濤曰夫用人惟才不遺疎遠卑賤天下便化矣而濤行之自若一年之後衆情乃服濤所奏甄拔人物各為題目時稱山公啟事又王戎字濬冲遷尚書左僕射領吏部戎為甲午制凡選舉皆先理百姓然後授用司隷傅咸奏戎曰書

稱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今內外郡官居職未周而戎奏還既未定其優劣且送故迎新相繼道路欺巧由生傷農害政戎不仰依堯舜典謨而驅扇浮華虧敗風俗非徒無益乃有大損宜免戎官戎與賈郭通親竟得不坐

於時雖風敎頹失而無典制然時有清議尚能勸俗陳壽居喪使女奴丸藥積年沉廢郗詵篤孝以假葬違常降品一等其為懲勸也如是其後中正任久愛憎由已而九品之法漸弊遂計官資以定品格天下惟以居位者為貴尚書僕射劉毅以九品者始因魏初喪亂是軍中權時之制非經久之典也因用土斷復古鄉舉里

選之法上疏曰夫九品有八損而官才有三難皆興替之所由也人物難知一也愛憎難防二也情偽難明三也今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榮辱在手操人主威福奪天朝權勢愛惡隨心情偽由己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公無考校之負私無告訐之忌損政之道一也置州郡者本取州里清議咸所歸服將以鎮異同一言議不謂一人之身了一州之才一人不審遂為坐廢若然雖宣尼之聖莫不有過則可廢何獨責於中人哉使是

非之論橫於州里嫌隙之仇結於大臣損政之道二也本立格制謂人倫有序若貫魚成次才德優劣倫輩有首尾也今之中正坐徇其私推貴異之器使在九品之下負戴不肖越在成人之首損政之道三也委以一國之重而無賞罰之防使得縱橫無所顧憚諸受枉者抱怨積久獨不蒙天地無私之德長壅蔽於邪人之銓損政之道四也古先政教崇鄉黨之義故得天下之人退而修本今一國之士多者千數或流徙異邦或給事殊

方猶不識其面況能盡其才乎而中正知與不知將定品狀必採聲於臺府納毀於流言任己則有不識之弊聽受則有彼此之偏所知者以愛憎奪其平所不知者以人事亂其度既無鄉老紀行之議又非朝廷考績之課遂使為官之人棄近求遠背本趨末損政之道五也凡所以立品設狀者求人才而論功報也今於限當報雖職之高還附卑品無績於官而獲高叙是為抑功實而崇虛名也損政之道六也凡官不同事人不同能今

九品不狀才能之所宜而以九等為例以品取人或非才能之所長以狀取人則為本品之所限若狀得其實猶品狀相妨況不實者乎損政之道七也前九品詔書善惡必書以為褒貶今之九品所下不彰其罪所上不列其善廢褒貶之義任愛憎之斷天下之人焉得不懈於德行而銳於人事乎損政之道八也職名中正實為姦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損臣以為宜罷中正除九品棄魏氏之弊法立一代之美制司空衛瓘又表請除九品

復古鄉議里選時始平王文學李重復上疏曰九品始於喪亂軍中之政誠非經國不刊之法也且檢防轉碎徵形失實故朝野之論僉謂驅動風俗為弊已甚晉承魏氏凋弊之迹人物播越仕無常朝人無定處郎吏蓄於軍府豪右聚於都邑事體駮錯與古不同謂九品既除宜先開移徙聽相併就且明貢舉之法不濫於境外則冠帶之倫將不分而自均即土斷之實行矣若使人思反本修之於鄉華競自息而禮義日崇矣及劉頌為

吏部尚書復建九班之制令百官在職少遷時賈郭專朝仕者務速進故皆不行孫氏有江東選曹尚書主選舉吳郡暨豔性峭刻好清議為尚書以郎署混淆多非其人豔欲激濁揚清別其善否乃覈選三署皆貶高就下降損數等其居位貪婪志節卑污者皆以為軍校置之營府於是怨聲嚻然競言豔用私情虧公法豔坐自殺○東晉元帝制揚州歲貢二人諸州各一人時以天下喪亂務存慰勉遠方孝秀不復策試到即除署既經畧粗定乃詔試經有才不中舉者免其太守其後孝秀莫敢應命有送至京師皆以疾辭太興三年尚書孔坦議請普延五歲

許其講習乃詔孝廉申至七年而秀才如故○宋制丹陽吳會會稽吳興四郡歲舉二人餘郡各一人凡州秀才郡孝廉至皆策試天子或親臨之及公卿所舉皆屬於吏部叙才銓用凡舉得失各有賞罰失者其人加禁錮年月多少隨部議制（初廢帝滎陽王時以蔡廓為吏部尚書録尚書徐羨之謂中書令傅亮曰黃門以下悉委蔡吾徒不復厝懷自此以上故宜共參同異廓聞之曰我不能為徐羨之署紙尾也遂辭不拜選按黃紙録尚書與吏部尚書連名故廓云署紙尾也按宋黃門第五品也）文帝元嘉中限年三十而仕郡縣以六周而代刺史或十餘年及

孝武即位仕者不復拘老幼守宰以三周為滿時中軍
錄事參軍周朗上疏曰今為政者宜以二十五家選一
長百家置一師男子十三至十七皆令學經十七至二
十皆令習武訓以書記圖緯忠孝仁義之禮廉讓恭勤
之則授以兵經戰略軍部舟騎之容挽强擊刺之法習
經者五年有成而言之司徒習武者三年能藝亦升之
司馬若七年而經不明五年而勇不達便更求其言行
攷其事業必不足取者雖公卿子弟長歸農畝終身不

得爲吏兼述農桑生植之本及禮教刑政之端帝省之不悅左衛將軍謝莊以其時㨾才路狹又上表曰九服之曠九流之雜提鈞懸衡委之選部一人之鑒易限而天下之才難源以易限之鑒照難源之才使國罔遺授野無滯器其可得乎請普令大臣各舉所知以付尚書銓用不從帝又不欲重權在下乃分吏部置兩尚書以散其權裴子野曰官人之難先王言之詳矣居家視其孝友鄉黨察其誠信出入覩其志義憂難取其智謀煩之以事以求其理臨之以利以察其廉問禮始於學校論之州里告諸六事而後貢於王庭其在漢家

尚猶然也州郡積其功能然後為五府所辟五府舉其掾屬而升之於朝三公參其得失除署尚書奏之天子一人之身所閱者衆一賢之進其課也詳故能官得其才鮮有敗事魏晉易是而所失弘多夫厚貌深衷險如谿壑釋言觀行猶懼弗同況今萬品千群俄折乎一面庶僚百位專斷於一司於是囂風遂行不可止也已擊轂擾袂填彼寺臺求者干進以務必得加之以詘黜吏曹按閥閱而選舉不遑訪採於鄉邑父誨其子曰不索何獲兄勵其弟曰努力窺覦無廉恥之風謹愿之操官邪國敗而不可紀綱假使龍作納言舜居南面而治致平章不可必也況後之哲人者哉孝武雖分曹為兩不能反之周漢朝三暮四其病愈甚也　○齊尚書都令史駱宰議策秀才格五問並得為上四三為中二為下一不合與第謝超宗議以為片辭折獄寸言挫

衆曾史褒貶孔論興言皆無俟繁而後秉裁夫表事之
深折理之會豈必委牘方切理道非患對不盡問患以
常文弗奇必使一通峻正寧劣五通而常與其俱奇一
亦宜採諮從寀議因習宋代限年之制然而鄉舉里選
不覈才德其所進取以官婚冑籍為先遂合甲族以二
十登仕後門以三十試吏故有增年矯貌以圖進者其
時士人皆厚結姻援奔馳造請浸以成俗至和帝時梁
武為丞相上表曰前代選官皆立選簿應在貫魚自有

銓次冑籍升降行能臧否或素定懷抱或得之餘論故得簡通賔容無俟掃門頃代陵夷九流乖失其有勇退忌進懷質抱真者遂部或以未經朝謁難以進用或有晦善藏聲自埋衡蓽者又以名不表著絕其階緒必須書刺投狀然後彈冠則是驅迫廉撝奬成澆競愚謂自今選曹宜精隱覈依舊立簿使冠屐無爽名實不違庶人識涯涘造請自息且閥中閒立格甲族以二十登仕後門以過立試吏求之愚懷抑有未達何者設官分職

惟才是務若限歲登朝必增年就官故貌實幼童籍已
踰立滓穢名教於斯為甚乃施行〇梁初無中正制年
二十有五方得入仕天監中制九流常選年未三十不
通一經者不得為官若有才同甘顔勿限年次至七年
州置州重郡置郡崇鄉置鄉豪各一人專典搜薦無復
膏粱寒素之隔普通七年詔凡州歲貢二人大郡一人
敬帝太平二年復令諸州各置中正仍舊選舉皆須中
正押上然後量授不然則否〇陳依梁制凡年未三十

不得入仕唯經學生策試得第諸州迎主簿西曹左奏
及嘗為挽郎得未壯而仕諸郡唯正王為丹陽尹經迎
得出身者亦然庶姓尹則否有高才異行殊勳別降恩
旨叙用不在常例凡選無定時隨缺則補官有清濁以
為升降從濁得清則勝於遷若有遷授吏部先為白牒
列數十人名尚書與參掌者共署奏勅或可或否其可
者則下於選曹量貴賤別內外隨才補用以黃紙錄名
八座通署奏可乃出以付於典名典名書其名帖鶴頭

版脩容整儀送所授之家其别發詔除者即宣付詔局詔局草奏聞勑可黄紙寫出門下門下荅詔請付外施行又書可付選司行名得官者不必皆行名到但聞詔出明日即入謝後詣尚書上省拜受若拜王公則臨軒凡拜官皆在午後初武帝承侯景喪亂之後綱維頽壞制度未立百官無復考校殿最之法但更年互遷驟班進秩法無可稱者後徐陵孔奐繼為吏部尚書差有其序○後魏州郡皆有中正掌選舉每以季月與吏部銓

擇可否其秀才對策第居中上表敘之成帝和平三年
詔曰今選舉之官多不以次令班白處後晚進居先豈
所謂彝倫攸敘也諸曹選補宜各書勞舊才能初崔浩為冀州
大中正薦冀定相幽并五州士數十人各起家為郡守
景穆帝謂浩曰先名之人亦州郡選也在職已久勤勞
未答令先補前名外任郡縣以新名者代為郎吏又守
宰人宜使更事者浩固爭而遣之高允聞之謂東宮博
士管恬曰崔公其不免乎苟遂其非而校勝於上何以
能濟又季孝伯趙郡人父曾理鄭氏禮左氏春秋郡三
辟功曹不就門人勸之曾曰功曹之職雖曰鄉選高第
猶是郡吏耳北面事人亦何容易任郡主簿到官月餘
曰乃嘆曰梁叔敬有云州郡之職徒勞人耳道之不行
身之憂也遂還家又郭祚為吏部尚書持潔清重惜官

位至於銓授假令得人必徘徊久之然後下筆即云此人便已貴矣由是事頗爲稽遲當時每招怨讟然所拔用者量材稱職時又以此歸之其後中正所銓但在門第吏部彝倫仍不才舉至孝文帝厲精求治內官通班以上皆自考覈以爲黜陟具考績篇宣武帝詔庶族子弟年十五不聽入仕任城王澄從幸鄴宮除吏部尚書及幸代車駕自北巡留澄銓簡舊臣初魏自公侯以下迄於選臣動有萬數冗散無事澄品爲三等量其優劣盡其能否之用咸無怨者又韋伯昕凡子瑒爲吏部郎性貪婪黷貨吏官皆有定價自太和以前精選中正德高鄉國者充其邊州小郡人物單鮮者則併附他州其在僻陋者則闕而不置

當時稱為簡當頗謂得人及宣武孝明之時州無大小必置中正既不可悉得其人故或有藩落庸鄙操銓衡之權而選敘頽紊至正始元年冬乃罷諸郡中正時有以雜類冒登清流遂令在位者皆五人相保無人保任者奪官還役初孝明嗣位幼冲靈太后臨朝征西將軍冀州大中正張彝之子仲瑀上封事請銓别選格排抑武夫不使在清品於是武夫怨怒聲喧道路乃懸牓於衢會期屠害彝父子不以為懷神龜二年羽林虎賁相

率千餘人至尚書省詬詈求彜長子尚書郎始均不獲以瓦礫投擊臺閣聲如雷霆京師懾震莫敢討遏遂聚火就焚其第拽彜於庭極辱恣心而呼聲動京邑其子叩頭流血爲父請命羽林乃執始均投火中灼爲煨燼仲瑀被創以竄免彜信宿而死旣而詔斬其尤兇者八人餘大赦以安之天下寃痛聞者驚駭靈太后於是乃命武官得依資入選旣而官員少而應調者多選曹無以處之及崔亮爲吏部尚書乃奏爲格制官不問愚

賢以停解日月為斷雖復官須此人停日後者終不得取庸才下品年月久者則先擢用時沉滯者皆稱其能

時亮外甥司空諮議劉景安書規亮曰殷周以鄉塾貢士兩漢由州郡薦才魏晉因循乃置中正諦觀在昔英不審舉雖未盡美足應十收六七朝廷貢才止求其文不取其理察孝廉惟論章句不及理道立中正不考人才行業空辯姓氏高下至於取士之途不溥沙汰之理未精而舅屬當銓衡宜須改張易調如之何反為停年格以限之天下士誰復修厲名行哉亮答書曰汝所言乃有深致吾昨為此格有由而然今已為汝所怪千載之後誰知我哉可靜念吾言吾兼正六為吏部郎中三為尚書銓衡所宜頗知之矣但古今不同時宜復異何者昔有中正品其才第上之尚書據狀量人授職此乃與天下群賢共爵人也吾謂當爾之時無濫舉矣而汝

猶云十收六七況今日之選專歸尚書以一人之鑒照察天下劉毅所云一吏部兩郎中而欲究鑒人物何異以管窺天而求其博哉今勳人甚多又羽林入選武夫崛起而不解書計唯可彍弩前驅指蹤捕噬而已忽令佩組乘軒求其烹鮮之効未嘗操刀而使劓割又武人至多官員至少不可周溥設令十人共一官猶無官可授況一人兾一官何由可不怨哉吾近面執不宜使武人入選請賜其爵厚其祿既不見從是以權立此格限以停年耳昔子産鑄刑書以救弊叔向譏之以正法何異汝以禮法難權宜哉仲尼云知我者春秋罪我者亦春秋吾之此指其由是也但令當今君子知吾意焉

後甄琛元脩義城陽王徽相繼為吏部尚書利其便已踵而行之自是賢愚同貫涇渭無別魏之失才從亮始也及辛雄為尚書右丞轉吏

部郎中上疏曰自神龜以來專以停年為選士無善惡歲久敘用職無劇易名到授官執案之吏以差次日月為功能銓衡之人以簡得老舊為平直且庸劣之人莫不貪鄙委斗筲以共理之重託頑鼠以百里之命皆貨賄是求肆心縱意其制雖煩不勝其欲致令徭役不均發調違謬聚斂盈門囚執滿道蓋助陛下理天下者唯在守令最須簡置以康國道但郡縣選舉由來所輕貴遊雋才莫肯居此宜改其弊以定官方請上等郡縣為

第一清中等為第二清下等為第三清選補之法妙盡才具如不可並後地先才不得拘以停年竟無銓革三載黜陟有稱者補在京名官如前代故事不歷郡縣不得為内職則人思自勉上下同心枉屈可伸强暴自息書奏恵帝崩及孝莊帝詔求德行文藝政事強直者縣令郡守刺史皆叙其志業具以表聞三人以上縣令太守刺史賞一階舉非其人者黜一階凡官郡守縣令六年為滿滿後六年乃叙○北齊選舉多沿後魏之制凡

州縣皆置中正其課試之法中書策秀才集書策貢士考功郎中策廉良天子常服乘輿出坐於朝堂中楹秀孝各以班草對字有脫誤者呼起立席後書有濫劣者飲墨水一升文理孟浪者奪席脫容刀初東魏元象中文襄王高澄秉政攝吏部尚書乃革後魏崔亮年勞之制務求才實自遷鄴以後掌大選知名者不過數四文襄年少高朗其弊也疎袁聿脩沈密謹厚所傷者細楊遵彦風流辯給所取失於浮華唯辛術貞明簡實新舊

參舉管庫必擢門閥不遺衡鑒之美一人而已至孝昭帝皇建二年詔内外執事官從五品以上三府主簿録事參軍諸王文學侍御史廷尉三官尚書郎中中書舍人每在三年之内各舉一人或夙在朝倫沈屈未用或先官後進今見停散或白屋之人巾褐末釋其高才良器允文允武理識深長幹具通濟操履凝峻學業宏贍諸如此輩隨取一長無待兼資方充舉限舉薦之文指論事實隨能量用必陳所堪不得高談謬加褒飾所舉

之人止在一職三載之内有犯死罪以下刑罪以上舉
主准舉人之犯各罰其金自鞭以下舉主勿論若未經
三載而更餘轉通計後官日月合滿三周凡所舉人必
主事立功裨益時政不限年之遠近舉主之賞亦當非
次被舉之人别當擢授其違限不舉依式罰金又擁旄
作鎮任總百城分符共理職司千里凡其部統理宜委
悉刺史於所管之内下郡太守縣令丞尉府佐録事參
軍以降州官州官都主簿以下但沾在吏職及前爲官

并白人等並聽表薦太守則曹掾以下及管内之人亦聽表舉其大州中州下州畿内上郡中郡並三年之内各舉一人其不入品州并自餘郡守不在舉限昔三代以前天下列國有三卿五大夫二十七士大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小國三卿一卿命於天子二卿命於其君公侯伯之大夫再命子男之大夫一命其士以下不命皆國君專之漢初王侯國百官皆如漢朝唯丞相命於天子其御史大夫以下皆自置及景帝

懲吴楚之亂殺其制度罷御史大夫以下官至武帝又詔凡王侯吏職秩二千石者不得擅補其州郡佐吏自别駕長史以下皆刺史太守自辟歴代因而不革洎北齊武平中後主失政多有佞倖乃賜其賣官分占州郡下及鄉官多降中旨故有勑用州主簿郡功曹者自是之後州郡辟士之權浸移於朝廷以故外吏不得精覈由此起也○後周以吏部中大夫一人掌選舉吏部下大夫一人以貳之初霸府時蘇綽為六條詔書其四曰

擢賢良綽深思本始懲魏齊之失罷門資之制其所察舉頗加精慎及武帝平齊廣收遺逸乃詔山東諸州舉明經幹理者上縣六人中縣五人下縣四人至宣帝大成元年詔州舉高才博學者為秀才郡舉經明行脩者為孝廉上州上郡歲一人其刺史僚佐州吏則自署府官則命於朝廷○隋文帝開皇七年制諸州歲貢三人工商不得入仕開皇十八年又詔京官五品以上及總管刺史並以志行脩謹清平幹濟二科舉人牛弘為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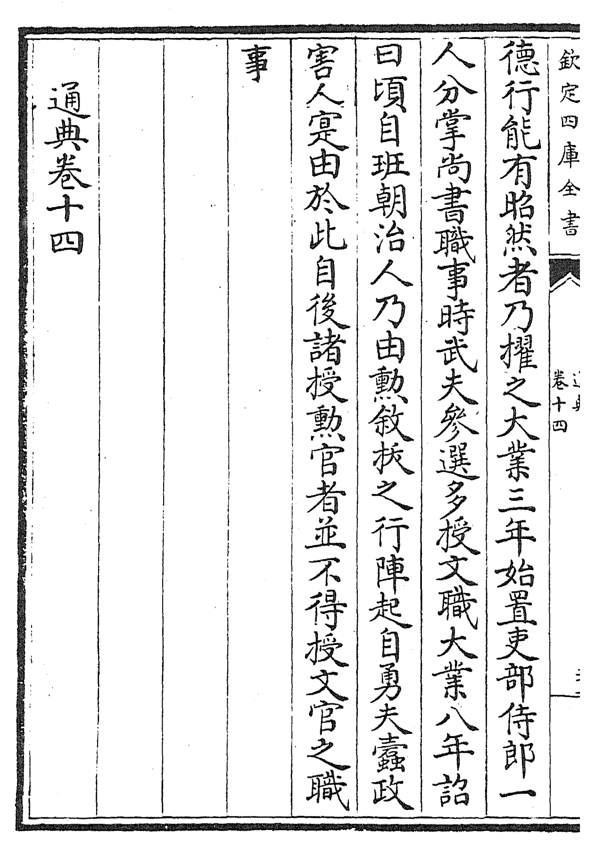
部尚書高構為侍郎選舉先德行次文才最為稱職當時之制尚書舉其大者侍郎銓其小者則六品以下官吏咸吏部所掌自是海内一命以上之官州郡無復辟署矣自後魏末北齊以來州郡僚佐已多為吏部所授至隋一切歸在省司牛弘嘗問於劉炫曰按周禮士多而府史少令吏百倍於前判官減即不濟其故何也炫對曰古人委任責成歲終考其殿最案不重校文不繁悉府史之掌要目而已今之文簿常慮覆理鍛鍊辛苦甚密萬里追証百年舊案故諺云老吏抱案死今古不同若此之相懸也事繁政弊職此之由弘又問魏齊之時令史從容而已今則不遑寧處其事何由炫曰往者州唯置紀綱郡置守丞縣唯令而已其所事具僚則長官自辟受詔赴任每州不過數十今則不然大小

之官悉由吏部纖介之迹皆屬考功所以繁也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官事不省而欲從容其可得乎弘甚善其言而不能行之

自後周以降選無清濁及盧愷攝吏部尚書與侍郎薛道衡陸彥師等甄別物類頗為清簡而譖愬紛紜愷及道衡皆除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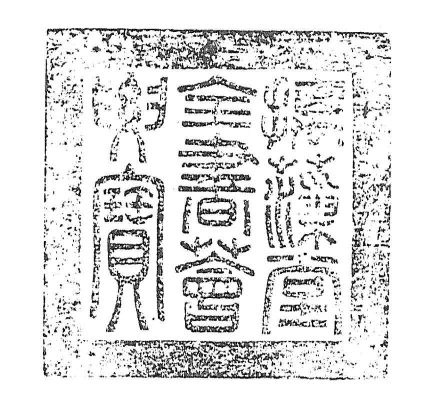
禮部員外郎沈既濟曰選法之難行久矣夫天產萬類美寡而惡衆人分九流君子孤而小人羣雖消長迭有而善惡不常此古今之通理然也將退不肖而懲其濫必懸法以示人而俾人知懼舉善以勸而不仁自遠可以陰隲而潛移之固難明斥其惡而强擠也暨豎張彛皆以不及是而敗悲夫斯理甚明蓋非英明之君不可以語焉故崔毛當魏武而政舉盧薛值隋文而身墜時難不其然乎

煬帝始建進士科又制百官不得計考增級其功



德行能有昭然者乃擢之大業三年始置吏部侍郎一人分掌尚書職事時武夫參選多授文職大業八年詔曰頃自班朝治人乃由勲叙掞之行陣起自勇夫蠧政害人寔由於此自後諸授勲官者並不得授文官之職事

通典卷十四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編修臣馬啟泰

謄録監生臣羅佑湘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通典卷十五 十六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一百三十三　史部

通典卷十五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選舉三

歴代制下 大唐

大唐貢士之法多循隋制上郡歲三人中郡二人下郡一人有才能者無常數其常貢之科有秀才有明經有進士有明法有書有算自京師郡縣皆有學焉並具學篇每

歲仲冬郡縣館監課試其成者長吏會屬僚設賓主陳俎豆備管絃牲用少牢行鄉飲酒禮歌鹿鳴之詩徵耆艾敘少長而觀焉既餞而與計偕其不在館學而舉者謂之鄉貢舊令諸郡雖一二三人之限而實無常數到尚書省始由戶部集閱而關於考功課試可者為第武德舊制以考功郎中監試貢舉貞觀以後則考功員外郎專掌之律曰諸貢舉非其人謂德行乖僻不如舉狀者及應貢舉而不貢舉者謂才堪利用蔽而不言也一人徒一年二人加一等罪止徒三年初秀才科等最高試方

略策五條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凡四等貞觀中有舉而不第者坐其州長由是廢絶開元二十四年以後復有此舉其時進士浙雜而秀才本科無帖經及雜文之限反易於進士主司以其科廢久不欲收奬應者多落之三十年來無及第者至天寶初禮部侍郎韋陟始奏請有堪此舉者令官長特薦其常年舉送者並停自是士族所趣嚮唯明經進士二科而已其初止試策貞觀八年詔加進士試讀經史一部至調露二年考功員外郎劉思立始奏二科並加帖經其後又加老子孝經使兼通之永隆二年詔明經帖十得六進士試文兩篇通文律者

然後試策武太后載初元年二月策問貢人於洛城殿數日方了殿前試人自此始長壽三年制始令舉人獻歲元會列於方物前以備充庭因左拾遺劉承慶上疏奏四方珍貢列為庭實而舉人不厠甚非尊賢之意上從之長壽二年太后自製臣軌兩篇令貢舉習業停老子長安二年教人習武藝其後每歲如明經進士之法行鄉飲酒禮送於兵部開元十九年詔武貢人與明經進士同行鄉飲酒禮其課試之制畫帛為五規置之於垜去之百有五步内規廣六尺橛廣六尺餘四規每規内兩邊各廣三尺懸高以三十尺為限列坐引射

名曰長垛弓用一石力箭重陸錢又穿土為埒其長與垛均綴皮為兩鹿歷置其上馳馬射之名曰馬射鹿子長五寸高三寸弓用七斗以上力又斷木為人戴方版於頂上凡四偶人互列埒上馳馬入埒運槍左右觸必版落而人不踣名曰馬槍槍長一丈八尺徑一寸五分重八斤其木人上版方二寸五分皆以儇好不失者為上兼有步射穿劄翹關負重身材言語之選通得五上者為第其餘復有平射之科不拘色役高第者授以官其次以類升又制為土木馬於里閭間教人習騎天寶六載正月制文

武之道既惟並用宗敬之儀不可獨闕其鄉貢武舉人上省先令謁太公廟每拜大將及行師尅捷亦宜告廟
神龍二年二月制貢舉人停臣軌依舊習老子開元八年七月國子司業李元瓘上言三禮三傳及毛詩尚書周易等並聖賢微旨生徒敎業必事資經遠則斯道不墜今明經所習務在出身咸以禮記文少人皆競讀周禮經邦之軌則儀禮莊敬之楷模公羊穀梁歷代崇習今兩監及州縣以獨學無友四經殆絶事資訓誘不可因循其學生請停各量配作業并貢人參試之日凡習

周禮儀禮公羊穀梁並請帖十通五許其入第以此開勸即望四海均習九經該備從之二十一年元宗新注老子成詔天下每歲貢士減尚書論語策而加老子焉二十四年制移貢舉於禮部以侍郎掌之因考功員外郎李昂詆訶進士李權文章大為權所陵詬朝議以郎官地輕故移於禮部遂為永制二十五年二月制明經每經帖十取通五以上免舊試一帖仍按問大義十條取通六以上免試經策十條令答時務策三道取粗有文理者與及第其進士停小經准明經帖大經十帖

取通四以上然後准例試雜文及策考通與及第其明經中有明五經以上試無不通者進士中兼有精通一史能試策十條得六以上者奏聽進止其應試進士等唱第訖具所試雜文及策送中書門下詳覆禮部侍郎姚奕奏

元宗方弘道化至二十九年始於京師置崇元館諸州置道學生徒有差京都各百人諸州無常員習老莊文列謂之四子蔭第與國子監同謂之道舉舉送課試與明經同凡舉司課試之法帖經者以所習經掩其兩端中間惟開一行裁紙為帖凡帖三

字隨時增損可否不一或得四得五得六者為通後舉人積多故其法益難務欲落之至有帖孤章絶句疑似參互者以惑之甚者或上抵其注下餘一二字使尋之難知謂之倒拔既甚難矣而舉人則有驅懸孤絶索幽隱為詩賦而誦習之不過十數篇則難者悉詳矣其於平文大義或多牆面焉天寶元年明經停老子加習爾雅十一載禮部侍郎楊浚始開為三行不得帖斷絶疑似之言也明經所試一大經及孝經論語爾雅帖各有差帖既通而口問之一經問十義得六者為通問通而後試策凡三條三試皆通者為第進士所試一大經及爾雅舊制帖一小經并注開元二十五年改帖

大經其爾雅亦幷帖注帖既通而後試文試賦各一篇文通而後試策凡五條三試皆通者為第經策全通為甲第通四以上為乙第通三帖以下及策全通而帖經文不通四或帖經通四以上而策不通四皆為不第明法試律令各十帖試策共十條律七條令三條全通為甲通八以上為乙自七以下為不第書者試說文字林凡十帖說文六帖字林四帖口試無常限皆通者為第算者試九章海島孫子五曹張丘建夏侯陽周髀五經綴術緝古帖各有差九章三帖五經等七部各一帖綴術六帖緝古四帖兼試問大義皆通者為第凡眾科有能兼

學則加超獎不在常限按令文科第秀才與明經同為四等進士與明法同為二等然秀才之科久廢而明經雖有甲乙丙丁四科進士有甲乙二科自武德以來明經唯有丙丁第進士唯乙科而已先試之期命舉人謁於先師有司卜日宿張於國學宰輔以下皆會而觀焉博集羣議講論而退之禮部閱試之日皆嚴設兵衛荐棘圍之搜索衣服譏訶出入以防假濫焉其進士大抵千人得第者百一二明經倍之得第者十一二其制詔舉

人不有常科皆標其目而授揚之試之日或在殿廷天子親臨觀之試已糊其名於中考之文策高者特授以美官其次與出身開元以後四海晏清士無賢不肖恥不以文章達其應詔而舉者多則二千人少猶不減千人所收百纔有一禮部員外郎沈既濟曰初國家自顯慶以來高宗聖躬多不康而武太后任事參決大政與天子並太后頗涉文史好雕蟲之藝永隆中始以文章選士及永淳之後太后君臨天下二十餘年當時公卿百辟無不以文章達因循日久寖以成風至於開元天寶之中上承高祖太宗之遺烈下繼四聖治平之化賢人在朝良將在邊家給戶足人無苦窳四夷來同海內晏然雖有宏猷上畧無所措奇謀雄

武無所奮百餘年間生育長養不知金鼓之聲烽燧之光以至於老故太平君子唯門調戶選徵文射策以取祿位此行已立身之美者也父教其子兄教其弟無所易業大者登臺閣小者任郡縣資身奉家各得其足五尺童子恥不言文墨焉是以進士為士林華選四方觀聽希其風采每歲得第之人不浹辰而周聞天下故忠賢雋彥韞才毓行者咸出於是而桀姦無良者或有焉故是非相陵毀稱相騰或扇結鉤黨私為盟歃以取科第而聲名動天下或鉤摭隱匿嘲為篇詠以列於道路迭相談訾無所不至焉　寶應二年六月禮部侍郎楊綰奏諸州每歲貢人依鄉舉里選察秀才孝廉勑旨州縣每歲察孝廉取在鄉閭有孝悌廉恥之行薦焉委有司以禮待之試其所通之學五經之內精

通一經兼能對策達於理體者並量行業授官其明經進士道舉並停旋復故矣貞元二年六月勑自今以後其諸色舉選人中有能習開元禮者舉一人同一經例選人不限選數許集問大義一百條試策三道全通者超資與官義通七十條策通兩道以上者不在放限其有散試官能通者亦依正員例處分五年五月勑自今以後諸色人中有習三禮者前資及出身人依科目選例吏部考試白身依貢舉例禮部考試每經問大義三

十條試策三道所試大義仍委主司於朝官學官中揀擇精通經術三五人聞奏主司與同試問義策全通為上等特加超奬大義每經通二十五條以上策通兩道以上為次第依資與官如先是員外試官者聽依正員例其諸學生願習三禮及開元禮者並聽仍永為常式九年五月勑其習開元禮人問大義一百條試策三道全通者為上等大義通八十條以上策兩道以上為次第餘一切並准三禮例處分仍永為常式其選授之法

亦同循前代凡諸王及職事正三品以上若文武散官二品以上及都督都護上州刺史之在京師者冊授諸王及職事二品以上若文武散官一品並臨軒冊授其職事正三品散官二品以上及都督都護上州刺史並朝堂冊訖皆拜廟冊用竹簡書用漆五品以上皆制授六品以下守五品以上及視五品以上皆敕授凡制敕授及冊拜皆宰司進擬自六品以下旨授其視品及流外官皆判補之凡旨授官悉由於尚書文官屬吏部武官屬兵部謂之銓選唯員外郎御史及供奉之官則否供奉官若起居補闕拾遺之類雖是

六品以下官而皆勑授不屬選司開元四年始有此制

凡吏部兵部文武選事各分為三銓尚書典其一侍郎分其二文選舊制尚書掌六品七品選侍郎掌八品九品選景雲初宋璟為吏部尚書始通其品員而分典之遂以為常凡選始於孟冬終於季春先時五月頒格於郡縣示人科限而集之初皆投狀於本郡或故任所述罷免之由而上尚書省限十月至省乃考覈資叙郡縣鄉里名籍父祖官名內外族姻年齒形狀優劣課最譴負刑犯必具焉以同流者五五為聯以京官五人為保一人為識皆列名結款不得有刑家之子工賈殊類及假名承偽隱冒升降之徒應選者有知人之詐冒而糾得三人以上者優以授之其試之日除塲楥棘譏察防檢如禮部舉人

之法其擇人有四事一曰身（取其體貌豐偉）二曰言（取其言詞辯正）三曰書（取其楷法遒美）四曰判（取其文理優長）四事皆可取則先德行德均以才才均以勞其六品以降計資量勞而擬其官五品以上不試列名上中書門下聽制勑處分凡選始集而試觀其書判已試而銓察其身言已銓而注詢其便利而擬其官已注而唱示之不厭者得反通其辭他日更其官而告之如初又不厭者亦如之三唱而不厭聽冬集厭者以類相從攢之為甲先簡僕射乃上門下省給

事中讀之黃門侍郎省之侍中審之不審者皆得駮下既審然後上聞主者受旨而奉行焉各給以符而印其上謂之告身其文曰尚書吏部告身之印自出身之人至於公卿皆給之武官則受於兵部兵部武選亦然課試之法如舉人之制取其軀幹雄偉應對詳明有驍勇才藝及可為統帥者若文吏求為武選取身長六尺以上籍年四十以下强勇可以統人者武夫求為文選取書判精工有理人之才而無殿犯者凡官已受成皆殿

廷謝恩其黜中嶺南閩中郡縣之官不由吏部以京官五品以上一人充使就補御史一人監之四歲一往謂之南選凡居官以年為考六品以下四考為滿武德初因隋舊制以十一月起選至春則停至貞觀三年劉林甫為吏部侍郎以選限既促多不究悉遂奏四時聽選隨到注擬當時以為便十九年十一月馬周為吏部尚書以吏部四時捉衡略無休暇遂請取所由文解十月一日起省三月三十日畢自高宗麟德以後承平既久人康俗阜求進者衆選人漸多總章二年裴行儉為司列少常伯始設長名姓歷牓引銓注之法又定州縣官資高下升降以

為故事其後莫能革焉至元宗開元中行儉子光庭為
侍中以選人既無常限或有出身二十餘年而不獲祿
者復作循資格定為限域凡官罷滿以若干選而集各
有差等卑官多選高官少選賢愚一貫必合乎格者乃
得銓授自下升上限年躡級不得踰越久淹不收者皆
荷之謂之聖書雖小有常規而掄才之方失矣此起於後魏崔
亮停年之制也其有異才高行聽擢不次然有其制而無其事
有司但守文奉式循資例而已初吏部選才將親其人

覆其吏事始取州縣案牘疑議試其斷割而觀其能否此所以為判也按顯慶初黃門侍郎劉祥道上疏曰今行署等勞滿唯曹司試判不簡善惡雷同注官此則試判之所起也後日月寖久選人猥多案牘淺近不足為難乃採經籍古義假設甲乙令其判斷既而來者益衆而通經正籍又不足以為問乃徵僻書曲學隱伏之義問之惟懼人之能知也佳者登於科第謂之入等其甚拙者謂之藍縷各有升降選人有格限未至而能試文三篇謂之宏詞試判三條謂之拔萃亦曰超絕詞美

者得不拘限而授職初州縣混同無等級之差凡所拜授或自大而遷小或始近而後遠無有定制其後選人既多敘用不給遂累增郡縣等級之差郡自輔至下凡八等縣自赤至下凡八等其折衝府亦有差等按格令內外官萬八千八十五員而合入官者自諸館學生已降凡十二萬餘員弘文崇文館學生五十員國子太學四門律書算凡二千六百一十員州縣學生六萬七百一十員兩京崇賢館學生二百員諸州學不計太史歷生三十六員天文生百五十員太醫童針呪諸生二百一十一員太卜卜筮生三十員千牛備身八十員備身二百五十六員進馬六十員齋郎八百六十二員諸三衛監門直長三萬九千

四百六十二員諸屯生副千九百八十四員諸折衝府録事府吏千七百八十二員校尉三千五百六十四員執仗執乗每府六十四員親事帳内一萬員集賢院御書手一百員翰林藥童數百員諸臺省寺監市衛府坊之胥吏及上州軍令録事省司補授者約六千餘員其外文武貢士及應制挽郎輦脚軍功使勞徵辟奏薦神童陪位諸以親蔭并藝術百司雜直或恩賜出身受職不為常員者不可悉數大率約八九人爭官一員初武德中天下兵革方息萬姓安業士不求禄官不充員吏曹乃移牒州府課人應集至則授官無所退遣四五年間求者漸多方稍有沙汰

貞觀中京師穀貴始分人於洛州選集參選者七千人而得官者六千人時太宗謂吏部尚書杜如晦曰今吏部取人獨舉其言辭刀筆而不詳才行或授職數年然後罪彰雖刑戮繼及而人已獘矣如之何對曰昔兩漢取人必本於鄉閭選之然後入官是以稱漢為多士今每歳選集動踰數千人厚貌飾辭何可知也選曹但校其階品而已若掄才辯行未見其術上由是將依漢法令本州辟召會功臣議行封建事乃寢他日上又曰夫

古今致理在於得賢今公不能知朕不偏識日月其逝而人遠矣吾將使人自舉如之何魏徵曰知人則智自知則明知人誠難矣而自知豈易乎且自媒自衒士女之醜行是長澆競也不可復寢是時吏部之法行始二十餘年雖已為弊矣而未甚滂流故公卿輔弼或有未之覺者（貞觀十七年吏部侍郎高季輔知選凡所銓録時稱允愜十八年獨知選事太宗賜金背鏡一面以表其清鑒焉）太宗初知其微而未及更因循至於永徽中官紀已紊迨麟德之後不勝其弊及武太后臨朝務悦

人心不問賢愚選集者多收之職員不足乃令吏部大
置試官以處之故當時有車載斗量之謡又以鄧元挺
有唐以來掌選之失無如元挺者時患消渴疾選人因目為鄧渴作鄧渴詩以謗之許子儒為侍
郎無所藻鑑委成令史依資平配其後諸門入仕者猥
衆不可禁止有偽立符告者有接承他名者有遠人無
親而買保者有試判之日求人代作者如此假濫不可
悉數武太后又以吏部選人多不實乃令試日自糊其
名暗考以定等第糊名自此始也有司不能詳求故實

剗革其弊神功元年勅自今以後本色出身解天文者進官不得過太史令音樂者不得過大樂鼓吹署令醫術者不得過尚藥奉御陰陽卜筮者不得過太卜令解造食者不得過司膳署令有從勳官品子流外國官參佐視品等出身者自今以後不得任京清要等官若累限應至三品不須進階每一階酬勳兩轉

而乃繁設等級遞立選防苟以抑之及神龍以來復置員外官二千餘人兼超授閹官為員外官者又千餘人時李嶠居選部引用權勢以取聲名故爾其員外官悉憑恃與正官紛競至相毆擊者及嶠復入相乃深悟之上疏請惜班榮稍減除授時中宮用事恩澤横出除官有不由宰司特勅斜封便拜於是内外盈溢居無廨署時人謂之三

無坐處言宰相御史及員外官也時以鄭愔為吏部侍郎大納貨賄留人過多無闕注擬逆用三年闕員於是綱紀大紊及先天以後宋璟為尚書李乂盧從愿為侍郎方革前弊量闕留人雖資高考深而非才實者並罷選當時選者十不收一由是吏曹之職復理矣自有唐以來居吏部者唯馬載裴行儉崔元暐常嗣立最為稱職開元十三年元宗又以吏部選試不公乃置十銓試人禮部尚書蘇頲刑部尚書韋抗工部尚書盧從愿右常侍徐堅御史中丞宇文融朝集使蒲州刺史崔琳

魏州刺史崔沔判州長史常虛心鄭州刺史王邱各掌其一時左庶子吳兢上表諫曰易稱君子思不出其位言各止其所不侵官也此實百王準的伏見勅旨令常抗等十人分掌吏部銓選及試判將畢遽召入禁中次定雖有吏部尚書及侍郎皆不得參其事議者皆以陛下曲受讒言不信於有司也然則居上臨人之道經邦緯俗之規必在推誠方能感物抑又聞用天下之智力者莫若使天下信之故漢光武置赤心於人腹良有旨哉昔魏明帝嘗卒至尚書省尚書令陳矯跪問曰陛下欲何之帝曰欲按行省司文簿矯曰此是臣之職分陛下非所宜臨若臣不稱職則就黜退陛下宜即還宮帝慙而返又陳平丙吉者漢家之宰相也尚不對錢穀之數不問路死之人故上自天子至於卿士守其職分而不可輒有侵越也況我大唐萬乘之君卓絕千古之上豈得下行選事頓取怪於朝野乎凡是選人書判並請委之有司仍停此十銓分選復以三銓

還有司明年復故二十三年七月吏部尚書李嶠奏曰伏見告身印與曹印文同行用參雜難以辨分請准司勲兵部印文加告身兩字從之至天寶八載六月勅旨授官宜立攅符下諸郡府十一載楊國忠為吏部尚書以肺腑為相懼招物議取悅人心乃以選人非超絶當留及藍縷當放之外其餘常選從年深者率留故惷愚廢滯者咸荷焉其明年三銓注官皆自專之於尚書都堂與左相相偶唱注二旬而畢不復經門下省審侍郎不得參其議其内常參官八品以上及外官五品以上正員并

停使郎官御史丁憂廢省者舊制中書門下便除授貞
元四年正月制春秋舉薦至五年六月勅在外者委諸
道觀察使及州府長史其在京城者委中書門下尚書
省御史臺常參清官并諸使三品以上官左右庶子少
詹事少卿監司業少尹諭德國子博士長安萬年縣令
著作郎郎中中允中舍人祕書太常丞贊善洗馬等每
年一度薦聞至八年正月勅比來所舉人數頗多自今
以後中書門下兩省及御史臺五品以上尚書省四品

以上諸司三品以上應合舉人各令每人薦不得過兩人餘官不得過一人至九年十一月勅每年冬薦官吏部准式檢勘成者宜令尚書左右丞本司侍郎引於都堂訪以理術兼商量時務狀考其理識通者及考第事跡定為三等并舉主名録奏試日仍令御史一人監試

考績 周 漢 魏 晉 後魏 大唐

周制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其訓曰三歲而小考其功也小考者正職而行事也九歲而大考有功也大考者黜

無職而賞有功也○漢元帝建昭中西羌反日蝕又久青無光召京房問對曰古帝王以功舉賢則萬化成瑞應著末代以毀稱取人故功業廢而致災異宜令百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息詔房作其事房奏考功課吏法晉灼曰令丞尉理一縣崇教化亡犯法者輒遷有盜賊滿三日不覺者尉事也令覺之自除二尉負其罪率相推如此法也帝令公卿與房會議皆以房言煩碎令上下相伺不可許上意嚮之時諸刺史奏事京師帝召見令房曉以課事諸刺史復以為不可行唯御史大夫鄭弘光祿

大夫周堪言善是時中書令石顯專權友人五鹿充宗為尚書令與房同經議論相非時充宗族房出為魏郡太守唯許房至郡自行考課法○魏明帝時以士人毀稱是非混雜難辨遂令散騎常侍劉劭作都官考課之法七十二條考覈百官其畧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皆有效然後察舉或辟公府為親人長吏轉以功次補郡守者或就秩而加賜爵焉至於公卿及內職大臣率考之事下三府是時大議考課之制散騎黄門侍郎杜

君務伯名恕以為用不盡其人雖文具無益上疏曰書稱明試以功三考黜陟帝王之盛制然歷三代而考績之法不著闕七聖而課試之要未立臣誠以為其法可粗依其詳難備舉故也語曰世有亂人而無亂法若使法可專任則唐虞可不須稷契之佐殷周無資伊呂之輔矣今奏考功者陳周漢之云為掇京房之本旨可謂明考課之要至於崇揖讓之風興濟濟之理臣以為未盡善也古之三公坐而論道內職大臣納言補闕無善不

紀無過不舉且天下至大萬幾至衆誠非一明所能徧
照故君為元首臣為股肱明一體相資而成也後考課
竟不行○晉武帝泰始初務崇理本詔河南尹杜君元
凱為黜陟之課其畧曰臣聞上古之政因循自然虛已
委誠而信順之道應神感心通而天下之理得其後淳
樸漸散彰美顯惡設官分職以頒爵禄弘宣六典以詳
考察然猶倚明哲之輔建忠貞之司使名不得越功而
獨美功不得後名而獨隱皆疇咨博訪敷納以言及至

末代不能紀遠而求於密微疑諸心而信耳目疑耳目
而信簡書簡書愈繁官方愈偽法令滋彰巧飾彌多昔
漢之刺史亦歲終奏事不制算課而清濁粗舉魏氏考
課即京房之遺意其文可謂至密然由於累細故歷代
不能通也豈若申唐堯之舊典去密就簡則簡而易從
也今科舉優劣莫若委任達官各考所統在官一年以
後每歲言優者一人為上第劣者一人為下第因計偕
以名聞如此六載主者總集採案其六載處優舉者超

用之六載處劣舉者奏免之其優多劣少者敘用之劣多優少者左遷之令考課之品所對不均誠有難易若以難取優以易而否主者固當准量輕重微加降殺不足復曲以法書也○後魏孝文帝太和中詔曰三載考績自古通經三考黜陟已彰能否今若待三考然後黜陟可黜者不足為遲可進者大成賒緩是以朕今三載一考考即黜陟欲令愚滯無妨於賢者才能不壅於下位各令當曹考其優劣為三等六品以下尚書重問五

品以上朕將親與公卿論其善惡上上者遷之下下者黜之中中者守其本任時否臧必舉賞罰大行其薄賞者猶賜車馬器服以申獎勸後帝臨朝堂顧謂録尚書兼廷尉卿廣陵王羽曰凡考績上下二等可爲三品中等但爲一品所以然者上下是黜陟之科故旌絲髮之美惡中等守本事理大通帝又謂尚書等曰卿等在任年垂三周未嘗進一賢退一不肖此二事罪之大者謂羽曰汝居樞端之任在職以來功勤之績不聞於朝阿

黨之音頻干朕聽今黜汝録尚書廷尉但居特進太保自尚書令僕射以下凡黜退二十餘人皆畧舉遺闕諸如此黜官者令一年之後任官如初宣武帝時太尉侍中高陽王雍上表曰竊惟三載考績百王通典今任事上中者三年升一階散官上第者四載登一級閒冗官本非虛置或以賢能而進或因累勤而舉如其無能不應忝茲高選以勤以能進之朝伍或征官外戍遠使絶域催督逋懸察檢州鎮皆是散官以充劇使乃於考陟

排同閒伍檢散官之人才非皆劣稱事之輩未必悉賢而考閒以多課煩以少上乖天澤之均下生不等之苦復尋正始之格汎後任事上中者三年升一階汎前任事上中者六年進一級三年一考自古通經今以汎前六年升一階檢無僭犯倍年成級以此推之明以汎代考也徐州刺史蕭寶夤又論曰方今守令厥任非輕及考課悉以六載為程既而限滿代還復經六年而敘是則歲周十二始得一階於東西兩省文武閒職公府散

佐無事冗官或數月方應一直或弦朔止於暫朝及其考日更得四年為限是則一紀之内便登三級彼以實勞劇任而遷貴之路至難此以散位虚名而升陟之方甚易何内外之相懸令厚薄之如是孝明帝延昌二年又將大考百僚散騎常侍領三公郎中崔鴻以考令於體例不通乃建議曰竊惟王者為官求才使人以器黜陟幽明揚清激濁故績效能官才必稱位者朝升夕進年歲數遷豈拘一階半級閡以同僚等位者哉二漢以

降太和以前苟必官須此人人稱其職或超騰轉陟數歲而至公卿或長兼試守稱允而遷進者披卷則人人而是舉目則朝貴皆然故能時收多士之稱國號豐賢之美竊見景明以來考格三年成一考轉一階貴賤內外萬有餘人自非犯罪不問賢愚莫不上中才與不肖比肩同轉雖有善政如龔黃儒學如王鄭才史如班馬文章如張蔡得一分一寸必為常流所攀選曹亦抑為一槩不曾甄別琴瑟不調改而更張雖明旨已行猶宜

消息時不從○大唐考課之法有德義清慎公平恪勤各一善自近侍至於鎮防並據職事目為之最凡二十七焉一最以上有四善為上上一最以上有三善或無最而有四善為上中一最以上有二善或無最而有三善為上下一最以上有一善或無最而有二善為中上一最以上或無最而有一善為中中職事處理善最弗聞為中下愛憎任情處斷乖理為下上背公向私職務廢闕為下中居官諂詐及貪濁有狀為下下若於善最

之外別有可嘉尚及罪雖成殿而情狀可矜或雖不成殿而情狀可責者省校之日皆聽考官臨事量定諸州縣官人撫育有方戶口增益者各准見戶為十分論每加一分刺史縣令各進考一等增戶口謂課丁率一丁同一戶法增不課口者每五口同一丁例其有破除者得相折其州戶口不滿五千縣戶不滿五百者各准五千五百戶法為分若撫養乖方戶口減損者各准增戶法亦每減一分降一等課及不課並准上文其勸課農田能使豐殖者亦准見地為十分論每加二分各進

考一等（此謂永業口分之外別能墾起公私荒田者）其有不加勸課以致減損者（謂永業口分之外有荒廢者）每損一分降考一等若數處有功並應進考者並聽累加貞觀六年監察御史馬周上疏曰今流內九品以上有九等考第自比年不過中上未有得上下以上考者臣所謂設九等正考當今之官必不施之於異代也縱使朝廷實無好人猶應於見在之內比校其猶善者以為上第豈容皇朝士人遂無堪上下之考朝廷獨知貶一惡人可以懲惡不知褒一善人

足以勸善臣謂宜每年選天下政術尤最者一二人為上上其次為上中其次為上下則中人以上可以自勸矣神龍中御史中丞盧懐慎上疏曰臣聞孔子曰為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又曰苟有用我者期月已可三年有成故書云三載考績校其功也子産賢者也其為政尚累年而化成況其常材乎竊見比來州縣官佐下車布政有多者一二年少者三五月遽即遷除不論課考或歴時未改便傾耳而聽企踵而覬爭求冐進不顧廉

恥亦何暇宣風布化求瘼恤人哉戶口流散百姓凋獘
職為此也何則人知吏之不久則不從其吏吏知遷之
不遥又不盡其能偷安苟且脂韋而已又古之為吏者
長子孫倉氏庚氏即其後也臣請都督刺史上佐兩畿
縣令等在任未經四考不許遷除察其課効尤異或錫
以車裘或就加秩禄或降使臨問并璽書慰勉若公卿
有闕則擢以勸能政績無聞抵犯貪暴者放歸田里以
明賞罰致理救弊莫過於此左監門録事叅軍劉秩論

曰昔周公使伯禽理魯三年而後報政周公曰何遲伯禽曰變其理易其俗難所以遲太公理於齊三月而後報政周公曰何疾曰因其俗簡其禮易所以速故孔子論之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由是而言勞不甚者理不極功不積者澤不深故堯舜三年而考三考而黜陟所以能盡其智術也近古人情敦厖未淳乎堯舜禮正樂和未愈於虞夏官賢吏能未稱於殷周或一年而考或四考黜陟或比年而巡狩或歲時便遷或旬

月升擢令長今日既上明日部內有犯名義者即坐之不其速歟開元二十五年十二月命諸道採訪使考課官人善績三年一奏永為常式至二十七年二月赦文三載考績黜陟幽明允叶大猷以勸天下比來諸道所通善狀但優仕進之輩與為選調之資責實循名或乖古義自今以後諸道使更不須通善狀每至三年朕自擇使臣觀察風俗有清白政理著聞者當別擢用之

通典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一百三十四 史部

通典卷十六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選舉四

雜議論上

齊景公問晏子任人對曰地不同宜任之以種責其俱生不可得也人不同能而任之以事不可責徧成責焉無已智者不能給求焉無厭天地不能贍也○漢哀帝

初立欲匡成帝之政多所變動匡正也正其乖失時丞相王嘉上䟽曰臣聞聖王之功在於得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與才難謂有賢才難得故繼代立諸侯象賢也象其先父祖之賢耳非必其人皆有德雖不能盡賢天子為擇臣立命卿以輔之命卿命於天子者也居是國也累代尊重然後士民之衆附焉是以教化行而理功立今之郡守重於古諸侯往者致選材賢材賢難得拔擢可用者或起於囚徒昔魏尚坐事繫文帝感馮唐之言拜雲中太守匈奴忌之武帝擢韓安國於徒

中拜為梁內史骨肉以安言梁孝王得免罪也張敞為京兆尹免亡命數十日宣帝徵拜為冀州刺史卒獲其用前代非私此三人貪其才器有益於公家也孝文帝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為氏倉氏庾氏則倉庾吏之後也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無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轉相促急又數以改更政事司隷部刺史察過悉劾發揚陰私悉盡也言無大小盡皆舉劾過於所察之條吏或居官數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錯道路中材苟容求全不敢

操持羣下下材懷危内顧常恐獲罪每為私計一切營私者多二千石益輕賤吏人慢易之或至上書章下依其所上之章而下令理之衆庶知其易危言易可傾危小失意則有離叛之心前山陽亡徒蘇令等縱横吏士臨難莫肯仗節死義以守相威權素奪也素奪謂先不假之威權也孝成皇帝悔之下詔書二千石不為縱二千石不以故縱為罪所以優之遣使者賜金慰厚其意誠謂國家有急取辨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孝宣愛良人吏良善也良人吏善理百姓者有章劾事留中會赦一解

不即下理其事恐為擾動故每留中或經赦令一切皆解散故事尚書希下章為煩擾百姓證驗繫理或死獄中章文必有敢告之字迺下所以丁寧告者之辭絕其相証惟陛下留神擇賢記善忘過容忍臣子勿責以備不求備於一人二千石部刺史三輔縣令有材任職者人情不能不有過差宜可潤畧當寬恕其小罪令盡力者有所勸此方今急務國家之利也前蘵令發謂蘵令初發起為盜賊欲遣大夫使逐問狀時見大夫無可使者謂見在大夫皆不堪為使名盭厔令尹逢拜為諫大夫遣之今諸大夫有才能者

甚少宜先蓄養可成就者則士赴難不愛其死臨事倉卒乃求非所以明朝廷也嘉因薦儒者公孫光滿昌及能吏蕭咸薛修等皆故二千石有名稱天子納而用之

○後漢光武時陳事者多言郡國貢舉率非功次故守職益懈而吏事寖疏咎在州郡有詔下公卿朝臣議韋彪上議夫國以簡賢為務賢以孝行為首孔子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夫人才行少能相兼是以孟公綽優於趙魏老不可以為滕薛

大夫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鍜煉之吏持心近薄三代之
所以直道而行也士宜以才行為先不可純以閥閱然
要其歸在於選二千石賢則舉貢皆得其人矣帝深納
之張衡上疏曰古者以賢取士諸侯歲貢孝武之代郡
舉孝廉又有賢良文學之選於是名臣皆出文武並興
漢之得人數路而已夫書畫辭賦才之小者匡國理政
未有能焉陛下即位之初先訪經術聽政餘日觀省篇
章聊以游意當代博弈非以教化取士之本而諸生競

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頗引古訓風喻之言下則連偶俗語有類俳優或竊成文虛冒名氏臣每受詔於盛化門差次錄第其未及者亦復隨輩皆見拜擢既加之恩難復收改但守俸祿於義已加不可復使理人及任州郡昔孝宣會諸儒石渠章帝集學士於白虎通經釋義其事優大文武之道所宜從之乃若小能小善雖有可觀孔子以為致遠則泥君子故當致其大者遠者也○魏文帝時詔曰選舉莫取有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

吏部尚書盧毓對曰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後有名其後士人多務進趣廉遜道缺時劉寔乃著崇讓論以矯之其辭曰古者聖王之化天下所以貴讓者欲以出賢才息爭競也夫人情莫不皆欲已之賢故勸令讓賢以自明賢豈假讓不賢哉故讓道興賢能之人不求而自出矣至公之舉自立矣百官具任為百官之副亦先具矣一官缺擇衆官所讓最多者而用之審之道也在朝之士相讓於上草廬之人

咸皆化之推能讓賢之風從此生矣為一國所讓則一國士也天下所共推則天下士也推讓之風行則賢與不肖殊矣此道之行在上者無所用其心因成清議隨之而已賢人相讓於朝大才之人恒在大官小人不爭於野天下無事矣以賢才化無事至道興矣已仰其成復何與焉孔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則不難也在朝之人不務相讓久矣天下化之自魏代以來登進辟命之士及夫在職之吏臨見授敘雖自辭不能終莫肯讓有

勝已者夫推讓之風息爭競之心生孔子曰上興讓則下不爭也議者僉言代少高名之才朝廷不有大才之人可以為大官者山澤小人官吏亦復云朝廷之士雖大官名德皆不及往時人也余以為此二言皆失之矣非時獨乏賢也時不貴讓一人有先衆之稱毀必隨之名不得成使之然也雖令稷契復存亦不復能全其名矣能否混雜優劣不分士無素定之價官職有闕任選之吏不知所用但按官次而舉之同才之人先用者非

勢家之子則必為有勢者之所念也非能獨賢因其先用之資而復遷之無已不勝其任之病發矣所以見用不息者由讓道廢因資用之人有得失矣故自漢氏以来時開大舉令衆官各舉所知唯才所任不限階次如此者甚數矣其所舉必有當者不聞時有擢用不知何誰最賢故也所舉必有不當者而罪不加不知何誰最不肖也所以不可得知由當時之人莫肯相推賢愚之名不别令其如此舉者知在上者察不能審故敢慢舉

而進之或舉所賢因及所念一頓而至人數猥多言所舉賢加之高狀相似如一難得而分矣雖舉者不能盡忠其罪亦無由上聞聽察之路濫令其爾也才高守道之士日馳走於有勢之門日多矣雖國有典刑弗能禁矣夫讓不興之弊非徒賢人在下位不得時進也國之良臣荷重任者亦將以漸受罪退矣何以知其然也孔子以為顏氏之子不貳過耳明非聖人皆有過寵貴之地欲之者多矣惡賢能塞其路過而毀之者亦多矣夫

謗毀之生非徒空説必因人之微過而甚之者也毀謗之言數聞在上者雖欲弗納不能不仗所聞因事之來而微察之察之無已其驗至矣得其驗安得不理其罪若知而縱之主威日衰令之不行自此始矣知而皆理之受罪退者稍多大臣有不自固之心夫賢才不進貴臣日疎此有國者之深憂也竊以為改此俗甚易耳何以知之夫一時在官之人雖雜有凡猥之才其中賢明者亦多矣豈可謂皆不知讓賢為貴邪直以其時皆不

讓習以成俗故遂不為耳人臣初除皆通表上聞名之謝章所由來尚矣原謝章之本意欲進賢能以謝國恩也昔舜以禹為司空禹拜稽首讓於稷契及咎繇使益為虞官讓於熊羆使伯夷典三禮讓於夔龍唐虞之時衆官初除莫不皆讓也謝章之義蓋取於此書記之者欲以永代作則季代所用不能讓賢虛謝見用之恩而已相承不變習俗之失也夫敘用之官得通章表者其讓賢推能乃通其章其不能有所讓徒費簡紙者皆絶

不通人臣初除各思推賢能而讓之矣讓文付主者掌之三司有缺擇三司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為一公缺三公已先選之矣且主選之吏不必任公而選三公不如令三公自共選一公為詳也四征缺擇四征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為一征缺四征已先選之矣必詳於停缺而令主者選四征也尚書缺擇尚書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為令諸尚書共選一尚書詳於臨缺令主者選入尚書也郡守缺擇衆郡守所讓最多者而用之詳於

任主者此為令百郡郡守共選一郡守也夫以衆官百郡之讓與主者共相比不可同歲而論也賢愚皆讓百姓耳目盡為國耳目夫人情爭則欲毀已所不如讓則競推於勝已故代爭則毀譽交錯優劣不分難得而讓也夫貴讓則賢知明出能否之美歷歷相次不能亂也當此時也能退身修已者多矣雖賢智欲守貧賤不可得也馳騖進取而欲人見讓猶卻行而求前也夫如此愚智咸知進身求通非修之於已則無由進矣游外者於

此相隨而歸矣浮聲虛論不禁而自止矣人無所用其心任衆人讓而天下自化讓可以致此豈可不務之哉

○晉始平王文學李重又以為等級繁多又外官輕而内官重使風俗大弊宜釐改重外選簡階級使官久議曰古之聖王建官垂制所以體國經野自帝王以下代有增損舜命九官周分六職漢採古制仍秦舊倚丞相任九卿雖置五曹尚書令僕射之職始於掌封奏以宣外內事任尚輕而郡守牧人之官重故漢宣稱所與為

理唯良二千石其有殊政者或賜爵進秩諒得為理大體所以遠比三代也及於東京尚書雖漸優重然令僕出為郡守便入為三公虞延第五倫桓虞鮑昱是也近自魏朝名守杜畿滿寵田國讓國諱改稱字胡質等居郡或十餘年或二十年或加秩假節而不去郡此亦古人苟善其事雖沒代不從官之義也漢魏以来内官之貴於今最崇而百官等級遂多遷補轉徙如流能否無以著黜陟不得彰此為理之大弊也夫階級繁多而冀官久

官不久而冀理功成不可得也虞書云三考黜陟幽明周官三年大計羣吏之理而行其誅賞漢法官人或不拘真秩魏初用輕資以先試守臣以為今宜大并羣官等級使同班者不得復稍遷又簡法外議罪之制明試守左遷之例則官人之理盡士必量能而受爵矣居職者日久則政績可考人心自定務求諸已也帝雖善之竟不能行○齊左僕射王儉請解領選謂褚彦回曰選曹之始近自漢末今若反古使州郡貢計三府辟士與

衆共之猶賢一人之意古者選衆今則不然奇才絶智所以見遺於草澤也彦回曰誠如卿言行之已久卒難為改也○梁尚書左僕射沈約論曰漢末喪亂魏武時始創軍中倉卒權立九品蓋以人才優劣非謂代族高卑因此相沿遂為成法自魏至晉莫之能改州都郡正以才品人而舉代人才升降蓋寡徒以憑籍代資用相凌駕都正俗士斟酌時宜品目少多隨事俯仰劉毅所云下品無高門上品無賤族也歲月遷訛斯化漸篤凡

厥衣冠莫非二品自此以還遂成卑庶周漢之道以智役愚臺隸參差用成等級魏晉以来以貴役賤士庶之科較然有辨夫人君南面九重懸絶陪奉朝夕義隔鄉士階闥之任宜有司存武帝天監中約又上疏曰頃自漢代本無士庶之别自非仕宦不至京師罷公卿牧守並還鄉里小人瞻仰以成風俗且黌校棊布傳經授受皆學優而仕始自鄉邑本於小吏幹佐方至文學功曹積以歲月乃得察舉人才秀異始為公府所辟遷為牧

守入作台司漢之得人於斯為盛今之士人並聚京邑
其有守土不遷非直愚賤且當今士人繁多畧以萬計
常患官少才多無地以處秀才自別是一種任官非若
漢代取人之例也假使秀才對五問可稱孝廉答一策
能過此乃雕蟲小道非關理功得失以此求才徒虛語
耳鴻臚卿裴子野又論曰書云貴貴為其近於君也天
下無生而貴者是故道義可尊無擇負販苟非其人何
取代族周衰禮壞政出臣下卿士大夫自相繼及非夫

嗣嫡猶等家臣且徒步匹夫見禮侯伯軾閭擁篲無絶於時其後四方豪勢之家門客千數甲身折節比食同袍雖相傾倚亦成風俗迄於二漢尊儒重道朝廷州里學行是先雖名公子孫還齊布衣之士士庶雖分而無華素之隔自晉以来其流稍改草澤高士猶厠清塗降及季年專稱閥閲自是三公之子傲九棘之家黄散之孫蔑令長之室轉令互爭銖兩所論必門戸所議莫賢能苟且之俗成傲慢之禍作非所以敦弘退讓厲德興

化之道也○宋明帝聰博好文史才思朗捷少讀書奏號七行俱下每國有禎祥及行幸讌集輒陳詩展義且以命朝臣其戎士武夫則託請不暇困於課限或買以應詔焉於是天下向風人自藻飾雕蟲之藝盛於時矣又論曰古者四始六義總而為詩既行四方之風且彰君子之志勸善懲惡王化本焉而後之作者思存枝葉繁華蘊藻用以自通若夫悱惻芳芬楚騷為之祖靡漫容與相如扣其音由是隨聲逐響之儔棄指歸而無執

賦歌詩頌百揆五車蔡邕等之俳優揚雄悔為童子聖人不作雅鄭誰分其五言為詩家則蘇李自出曹劉偉其風力潘陸固其枝柯爰及江左稱彼顏謝箴繡鞶帨無取廟堂宋初迄於元嘉多為經史大明之代實好斯文高才逸韻頗謝前哲波流同尚滋有篤焉自是閭閻少年貴遊總角罔不擯落六藝吟咏情性學者以博依為急務謂章句為專魯淫文破典斐爾為曹無被於管弦非止乎禮義深心主卉木遠致極風雲其興浮其志

弱巧而不要隱而不深討其宗途亦有宋之遺風也若季子聆音則非興國鯉也趨室必有不敦荀卿有言亂代之徵文章匿綵而斯豈近之乎蕭子顯曰自宋以来謝靈運顏延年以文章彰於代謝莊袁淑又以才藻係之朝廷之士及閭閻衣冠莫不仰其風流競為辭賦之事五經文句無復通其義者

○後魏孝文時高祐上疏云今之選舉不採識理之優劣專簡年勞之多少斯非盡才之謂宜停此薄藝棄彼巧勞唯才是取官方斯穆又勲舊之族雖年勤可錄而才非撫人則可加之以爵賞不宜委之以方任所

謂王者可私人以財不可私人以官帝善之韓麒麟子顯宗上言前代取士必先正名故有賢良方正之稱今州郡貢察徒有秀孝之名而無秀孝之實而朝廷但檢其有門地遂不復彈坐如此則可別貢門地以敘士人何假置秀孝之名也夫門地者是其祖父之遺烈亦何益於皇家苟有奇才雖屠釣奴虜之賤亦用之苟非其人雖三后之胄自墜於皁隸矣或云無奇才不若取士於文然此亦失矣豈可以代無周名便廢宰相而不置

哉但當校其寸長銖重者即先敘之則賢才無遺矣孝明帝時清河王懌以官人失序上表曰孝文帝制出身之人本以門品高下有恒若准資蔭自公卿令僕之子甲乙丙丁之族上則散騎祕著下逮御史長兼皆條例昭然文無虧沒自此或身非三事之子解褐公府正佐地非甲乙之類而得上宰行僚自茲以降亦多乖舛且參軍事專非出身之職今必釋褐而居祕著本為起家之官今或遷轉以至斯皆仰失先准有違明令非所謂

式遵遺範奉順成規此雖官人之失相循已久然推其彌漫抑亦有由何者信一人之明當九流之廣必令該鑑氏族辨照人倫才識有限固難審悉所以州置中正之官清定門胄品藻高卑四海畫一專尸衡石任實不輕故自置中正以來曁於太和之日莫不高擬其人妙盡兹選皆須名位重於鄉國才德允於具瞻然後可以品裁州郡綜覈人物今之所置多非其人乞明為勑制使官人選才備依先旨無令能否乖方違才易務并革

選中正一依前軌庶清源有歸流序允穆靈太后詔依表施行而終不能用薛淑為吏部郎中先是崔亮奏立停年之格不簡人才專問勞舊淑乃上書曰若使選曹唯取年勞不簡賢否便即義均行鴈次若貫魚勘簿呼名一吏足矣數人而用何謂銓衡今請郡縣之職吏部先盡擇才務取廉平淳直素行有聞并學通古今曉達理體者以應其選不拘入職遠近年勳多少其積勞之中有才堪牧人者先在用之限其餘不堪者既壯藉其

力豈容老而棄之將佐丞尉去人積遠小小當否未為多矣宜依次補序以酬其勞書奏不報徐因引見復陳言曰漢朝常令三公大臣舉賢良方正有道直言極諫之士以為長吏監撫黎元自晉末以来此風遂替今四方初定務在養賢請依漢氏更立四科令三公宰貴各薦時賢以補郡縣明立條格防其阿黨之端詔下公卿議之亦寢矣○後周樂遜上䟽論選舉曰選曹掌錄勲賢補擬官爵必宜與衆共知有明揚之授使人得盡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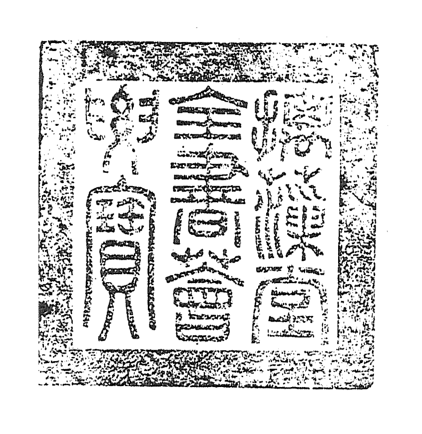
如覩白日其才有陞降其功有厚薄祿秩所加無容不
審即如州郡選置猶集鄉閭況天下選曹不取人物若
方州列郡自可內除此外付選曹銓敘者既非機事何
足可密人生處代以榮祿為重修身履行以募聲名然
逢時既難失時為易其選置之日宜令衆心明白然後
呈奏使功勤見知品物稱悅○隋文帝開皇中治書侍
御史李鍔以選才失中上書曰自魏之三祖更尚文詞
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蟲之小藝下之從上有同影響競

騁浮華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貴賤賢愚唯務
吟咏遂復遺理存異尋虛逐微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
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
代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擢士祿利之路既開愛尚之
情愈篤於是閭里童昏貴游總角未窺六甲先製五言
至如羲皇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業不復關心何嘗入
耳以傲誕為清虛以緣情為勲績指儒素為古拙用辭
賦為君子故文筆日煩其政日亂良由棄大聖之軌範

搆無用以為用也捐本逐末流徧華壤遞相師祖澆漓愈扇及大隋受命聖道聿興屏黜輕浮遏止華偽自非懷經抱質志道依仁不得引領縉紳參廁纓冕是以開皇四年並詔天下公私文翰并宜實錄其年九月泗州刺史司馬幼之上表華豔付所司理罪由是公卿大臣咸知正路莫不鑽仰墳索棄絶華綺擇先王之令典行大道於茲代如聞在外州縣仍踵弊風選吏舉人未遵典則至於宗黨稱孝鄉曲歸仁學必典謨交不苟合則

擯落私門不加收齒其學不稽古逐俗隨時作輕薄之篇章結朋黨而稱譽則選充吏職舉送天朝蓋由縣令刺史未行風教猶挾私情不存公道臣既忝憲司職當糾察若聞風即劾恐挂網者多請勅諸司普加搜訪有此者具狀送臺

通典卷十六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録監生臣王永榮